

孟校長淑範行狀



省立台南女子高級中學治喪委員會恭印

孟校長淑範行狀

先生名淑範，別號師陶，民國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生，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廿日逝世，享年七十六歲。祖籍山東鄒縣，先祖父時移徙關外，卜居黑龍江巴彥縣，世代耕讀傳家，十三歲負笈北平，由小學、中學、而大學，二十四年七月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當即應河北省大名女師之聘，任教一年，旋以華北局勢日非，於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赴南京參加行政院主辦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訓練班受訓，結業後，以績優留校服務；抗日戰起，在陪都參加中央黨務工作，正面與敵鬥爭，每以謀畫機先，迭建勛猷；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被派回黑龍江省，主持婦運工作，建樹頗多；大陸棄守，隨政府來台，三十八年起，先後擔任北一女、台中女中、彰化女中訓導主任，彰化社教館長、中央黨部婦運總幹事、台中農學院講師、新竹女中及台南女中校長等職，直至民國六十八年退休，在職四十有四年。

先生性耿介，清風霽月，心胸坦蕩，守正不阿，奉獻教育，終身未婚，以枝作家，以學生作子女，桃李滿門，遺愛人間，不僅為學生心目中嚴師慈母，抑且為我教界之先進典範，哲人天妒，痛失良師，洵可哀也。



繼往開來，齊家治國，
嚴守崗位，充實學識，
研究發展科學，宏揚民
族文化，倡導守備理道法
實踐法治民主，貢獻專
長造福人類。願與
第二十九屆畢業同學共勉

孟淑範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八月十日於台南女中

不倒的大樹

孟校長的光與熱

不倒的大樹前言

七十七年十月廿八日中央日報副刊「關懷篇」，許佑生先生所撰「不倒的大樹——孟校長的光與熱」深深地震撼了所有曾受這棵豐美大樹護蔭的每一位南女人。孟校長於民國六十年四月到任，直到六十八年二月屆齡退休，這位為南女付出了全部的老校長，是每一位南女人景仰的懿範、典型。本期南女青年特予轉載，讓我們永遠記得她、感念她——

以校為家、視學生為子女

對一群新竹女中，台南女中歷屆畢業生來說，「孟校長」三字，不僅是口頭上一個敬稱，更代表著心頭上的溫暖與感恩。儘管如今這群畢業生或為人母、或為人師，早已脫離了中學時代，可是當年在「孟校長」大樹蔭蓋下的孺慕情懷，卻歷久彌新，非但未曾隨時間的河裡散佚分毫，反而因為歲月的刷洗不去，益見這位長者當初的關愛刻入心版之深。凡受蔭過的學生心目中，「孟校長」三字已成爲一份實實的情結。許多年過去了，她們也早走出這頂大樹蔭的蔭護，可是這個情結仍不時在召喚，讓她們見證愛，讓她們感信人性恆常發光。

這位終生獻身教育、熱愛學生，以「教好一個女學生，等於塑造一個好家庭」自許的「孟校長」，就是孟淑範女士。她的一生，恰是一段在杏壇上開疆闢土，從荒蕪墾出良田，結滿遍地桃李的歷程。今年七十七歲的孟淑範，從民國二十四年畢業於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到民國六十八年因病離開教育崗位，她將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全數奉獻給這塊園地，甚至爲了成全「以校爲家，以學生爲子女」的教育理想，她終生未婚。這種貫徹至底的理想，追溯其源，並不是偶然發願，而是很早就在她心田落籽生根的。

她出生於嫩江省，在北平就讀，因時局變化牽動，早年即走遍了大江南北。這片廣大的地域，便都成了她栽桃種李的園圃。她走過不同的地方，卻深刻感到土地上每一株幼苗需要知識灌溉的迫切性，都是一樣的；在她的體會裡，「百年樹人」真是教育事業的最佳註腳，所以百年歲月的一擲，在她絕對是義無反顧的。

走出校門後，她擔任過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教師、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訓導班指導員。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她隨同政大附設的蒙藏學校，遷至安徽九華山，旋即參加教師服務團，擔任宣傳組長，籌畫教育民衆，以期喚醒國人同仇敵愾心理，加強抗戰救國的實力。這時，樹人大業和民族情操結合在一起，孟淑範格外認知到教育力量的可大可久，她看見國家、民衆在創痛中掙扎，斯土斯民受苦的扭動，一波波迎面撞擊而來，遭逢巨變的她，於是下了決心，要把這種薪傳工作當爲一生志業。

然後她奉調重慶，任國立第五中山中學班訓導主任，繼又至國立四川白沙女子師範學校，充任講師

兼生活指導主任。整個民族此時從顛沛流離中，慢慢恢復元氣，孟淑範不僅傳道、授業，並且因為「主任」職責在身，她和這群中國年輕一代共同生活，陪著他們呼吸時代煙硝味，也陪著他們熬過時代的陣痛，與學生之間培養出親如一家人的情份。

抗戰最後關頭，她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參加青年軍。勝利後轉赴黑龍江、長春工作。這些年她暫時離開了教育行列，直到民國三十八年經上海來臺，才又歸隊。

如礁如岩、實事求是

在臺擔任的第一任差事，是臺北一女中訓導主任。對她可說駕輕就熟。但時局不同了，因此她這次改扮「黑臉」，以嚴格的原則化育學生，作生活示範。在這所全省首屈一指的女校裏，學生來自四方，家庭背景懸殊性大，她都一視同仁看待。有一天，一位部長女兒欲乘轎車直入校門，被她一把「擋駕」下來，嚴詞拒絕：「這裏是女子學校，不是給有錢人家擺闊的地方，要轉學，我可以幫忙！」

這種截然分明，絕不徇私的精神，往後也一直跟隨她到臺中、彰化女中及道南中學。有少數學生因她執行訓導工作的「實事求是」態度，縱然一時不適，難免暗下嘀咕，但畢業後，這群學生反而最感念她的身教，說唯有像她這般如礁如岩，才能擋住她們當年漏洞似的某些壞毛病，否則這些毛病罅縫雖小，假以時日，難保不會裂成大洞，氾濫成災。多年之後，當她們走過更遠的路，回頭尋到一個寬濶的視野，才看見這塊礁岩的背後，原來隱藏著一張溫馨的面孔。

教育上的敬業表現，並沒有使孟淑範的其他能力遜色，像她在行政事務的專長，就常受到當局重視，多有借才。民國四十一至四十八年間，她先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總幹事、彰化社會教育館長，即是「因才適任」的一項人事安排。

這些行政實務的主持、處理經驗，將孟淑範打造得更具「獨當一面」之相，所以民國四十八年七月，她奉令接掌省立新竹女中校長，由此，開展了她生平最重要的志業。

生活出發、小處著眼

新竹女中來了這位新家長，旋即整座校園就感染了她認真、務實的辦學精神。孟淑範以「生活出發，小處著眼」的信條，推動校務。首先她強調學生生活教育，利用週會、朝會諄諄告誡，且重視升旗典禮，全體同仁一律簽到參加。

她嚴格要求學生做到尊師重道，把全校老師的照片列在走廊公告欄，要學生認識每一位師長，以便見面時行禮。每次大掃除時，她特別注意講桌、講台，必須一塵不染才能過關。此舉看在當時學生眼裡，實在不以為然，但其中卻自有她的一份苦心。師大鄭明娟教授那時正就讀竹女，她以當事人身份追憶說：「當時我們狹窄的心靈，不免啣喏校長有點刻舟求劍。直到多年來自己也忝為人師，才感受校長跟孔子一致的看法——「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的真正涵義。」

經過這麼多年，鄭明娟對孟校長的記憶仍然深刻，其中她最記得：有一回班上一位同學忽然在體育課上昏厥，送保健室休息後，仍舊四肢乏力，無法搭火車回家。孟校長知情後，便用自己的三輪座車，把她先載回校長宿舍調養。隔日，這位同學被送回教室，大家圍著她，好奇追問校長的公館如何，答案出人意表，竟然祇有一具電鍋、一架電扇，其他陳設從簡。

鄭明娟引憾自己不會在孟校長手下任教，因為多年來，她聽過許多來自竹女、南女的教師，提起了孟校長莫不肅然起敬。當年孟校長照顧生病同學，臉上流露出的母性光輝，迄今仍常浮現在她腦海，鄭明娟說孟校長是名符其實的「竹女之母」。

的確，祇要在孟淑範手下任教過的老師，對她都有一份濃郁的感念。畢業於竹女，然後回母校執教的蔡春燕老師說，孟校長非常關心同仁的工作，經常利用老師們沒課時，走到教師辦公室詢問教學和學生的情形，對優缺點都會給予真誠的讚賞、指正，使他們覺得倍受支持，心頭格外帶勁。在蔡春燕印象中，孟校長每次遇到老師，一定親切垂問：「你的父母、先生、孩子們好嗎？」臉上溢滿關切神情，絲毫不是矯揉的表面工夫。最使學校老師感動的，莫過於有時帶小孩到校，她都會慈愛地牽小孩到辦公室，動手為他們摺紙做玩具，或陪著玩捉迷藏。因此，老師們有幾個小孩，她都記得清楚，不會弄混。這些雖然只是微末小節，卻讓這群人師人母大為窩心。不過她愛則愛之，難得並非溺愛。有一天教師的小孩，從宿舍跑到教室附近玩樂，吵嚷喧嘩影響上課。孟校長為免學生上課情緒受擾，不得不趕這群頑皮蛋回家。事後，她立刻請人代送玩具上門，就是唯恐幼小心靈遭受傷害。可見她的愛是有原則的，也顯出她在拿捏做人處世的方寸。

大公無私、良心辦學

孟淑範初任竹女校長時，校內設備因陋就簡，尚未建造宿舍，她便選了廁所旁的一間倉庫落脚。在這窄小幽暗、密不通風的斗室，她不僅暫且居留，竟然還甘之如飴住下來，全校師生均覺意外。後來，宿舍建成，她也沒有獨享喬遷所帶來的便利，還是以其一貫作風，與人分享。她見校中有位年輕女老師家住得遠，通勤不便，於是邀請同住。她的「大無私」立身哲學，就是這樣做到敞開家門，瓜分自己的生活園地，而無有保留。

她對生活起居雖然自奉甚簡，但對學校老師「住」的問題卻一向重視，她確信唯有生活安頓，無後顧之憂，老師才能全心放在教學上。畢業於竹女的朱喜麗老師，就忘不了孟校長曾經及時伸援，一舉為她解決了兩個「棲所」的難題。那年她在基隆一所私立初中執教，有次回母校向師長提及想到高中任教的意願，孟校長知情後，馬上發給聘書，且因為她的留意，朱喜麗才得以租下學校附近一棟空屋。孟淑範的一份用心，提供給這位年輕女老師事業、生活兩個棲所，讓她安心教學，朱喜麗至今無日或忘，她說：「校長用人不必權貴推薦，並為屬下設想週到，排解困難，此情經過這麼多年，仍然叫我一想起就心頭發熱！」

這個恩澤不祇一人得享，孟淑範在選用人事上的「大公」，可說人人分落，而她擇才也自有一套標準。竹女校友黃素梅老師回憶說：「在校時校長對我們要求很嚴，所以我在師大畢業前，為了分發學校的事，懷著緊張害怕的心情，回到母校向校長請益指點，當時校長問了我許多高中時期的生活點滴，談到許多教過我的師長，一時之間，我的緊張惶恐全部消失了。」黃素梅當時心中不免疑惑，為何校長沒考她學識能力、性向專長，而祇管話家常？後來，她才了解原來孟校長向來重視「不忘本」。

孟淑範經常在談話中表明，一個人不能忘本，否則即便是一等一的人才，也難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黃素梅說，校長的「不忘本」訓勉，她既是聆聽者，也是受惠人，所以感受尤其強烈，從此成為她惕勵自我的座右銘。有人以白紙黑字寫教材，而孟淑範卻是拿親身示範寫教材。

蔡春燕老師也證實這種說法，她記得剛回竹女母校任教時，孟校長對她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教育是良心工作，要一本真誠，毫無虛偽與勉強。」在她與孟校長的接觸經驗中，她覺得校長不惟勉人如斯，自己也奉行不渝。由於「校長視教育為良心事業，因此對是非的分際也就從嚴把持。有次一名學生因成績不及格，要被校方留校，其父為某縣長，特地來校一趨請求撤回。當著有頭有臉人物的面，孟淑範還是沒有做這個順水人情，仍舊維持原議。她的「良心辦學」理念，在現實層面充分的實踐。」

溫而厲——良心與愛心

與孟校長相處日久，這群老師都很清楚，在她體內有兩顆心，一是「良心」，一是「愛心」，前者使她散布教育者的威嚴，後者使她流露教育者的慈藹，兩相結合，「溫而厲」便成為她最貼切的寫照。蔡春燕老師在日記裏，翻出一則民國五十九年的往事：「月底我拿薪水時，無意間看見孟校長的薪水袋，赫然僅有現金三百元。我覺得蠻驚訝，就問出納組長怎麼一回事，他回答說校長大多是用她的私款，支付教職員工婚喪禮金，或幫助有困難的工友先生們。」

這一段舊事雖已陳年泛黃，但當時乍聞的動容，卻沒有褪色半分。據老師們事後推算，孟校長支用私款，每月都有一筆不輕的負擔。譬如每逢過年舉行團拜，全校教職員工攜家眷參加，孟校長一定親手發紅包，小孩與未婚員工人手一份，紅包中的銀幣磨洗得通體雪亮。幣面的價值還在其次，光是「磨光幣面討個吉利」的這片用心，就令人享用不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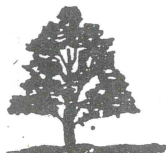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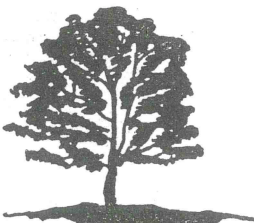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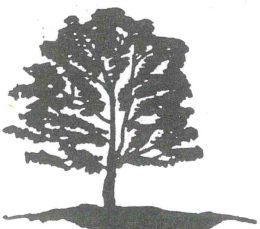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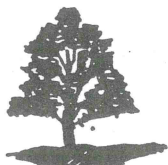
十二年的竹女生涯，匆匆即過，孟淑範仍然獨身未婚，一路走到「以校為家」的教育極境。她全副心血在灌溉校園每一株莖苗，心之所往，情之所注，因此把終身給耽誤了，結果她覺得這樣的單身身份，讓她有更寬敞的空間可以做衝刺，所以做定了「單身校長」。民國六十年，這位大家長改調臺南女中，另一個新家又張開雙手歡迎她，單身的孟淑範實際上並不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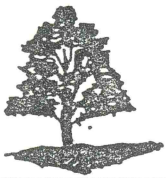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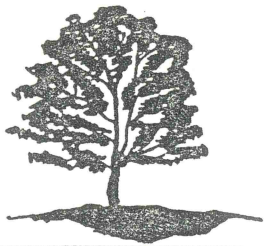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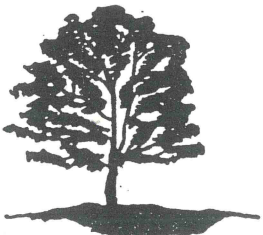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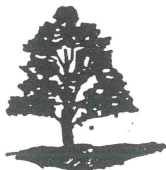
大義古風、犧牲奉獻

孟淑範把在竹女十二載的寶貴經驗、理想，連同愛心，原原本本帶到南女。這所幸運的新家，因而逐漸門面煥然。初到任時，她有鑑於學校經費支絀，即將校長座車出售，司機缺額改僱學校工友，以節省汽油、人員等開支，她則從此安步當車。別人視為苦況的步行，在她而言，因為正可貼補「校」用，也算樂事一樁。一年四季，但見她一襲長衫，姍姍而行，構成南女校園一幕「註冊商標」的景象。

她的無私忘我還不祇於此，其中最值一提是她犧牲自己的蔽身之所，以成全更多人「住者有其屋」。

南女部分校地係光復以來即向臺南救濟院承租，迄孟淑範接掌，已積欠租金多年，僅賴所收學雜費實不足，亦不宜支應。迫不得已，她乃斷然將校長宿舍租地出售，以了積欠，餘款並另建教職員宿舍七棟，免費贈予校方。她自己則遷往離校較遠，侷促狹窄的舊宿舍安身。





個人安逸可以罔顧，孟淑範甚至連切身的利害也擱置一旁。民國六十五年二月間，一位由竹女跟隨她到南女的同事忽遭治安機關秘密逮捕，既無拘票，也未通知學校當局。但孟淑範本其多年同校服務觀察，確認顯遭誣陷，於是一面代查蒙冤事證，一面請求有關當局毋枉毋縱，並聲明以性命擔保。此事因此引起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重視，經將有關資料移送軍法局參考，旋於隔年奉准再審，依法開釋，還其清白。

整件事始末，或許他人避之惟恐不及，孟淑範竟還主動自攬，出面呼籲公道。這種祇問是非曲直，不計個人得失的大義行徑，頗有古風。此事並促使六十七年以後，我國政治偵防獲突破性之改革，可見孟淑範仗義所為，不僅在救同仁，抑且在救國家，風骨尤其卓然獨立。

經雨披霜、案牘勞形

大處講求公平，對小節孟淑範更是強調不偏不枉，她的思想開放、民主，即是這股精神的反射。南女每學期末舉行學生操行評定會議，她要求全校老師參加，將由導師、訓導處初核的學生操行成績，在會議中逐班檢討，每位任課教師均可提出意見，務必集思廣益，察所不見。為了落實這個「慎微」的工夫，孟淑範每日掌理校務，有一項最重要的功課。那就是各班教室日誌由導師、教務主任核閱後，都要彙送校長室。她即開始伸展關懷的觸角，仔細看閱每本日誌，一一簽章，校園中的巨細就是這般罩在她的蔭影下。

早年的東奔西走，半生歲月的案牘勞形，民國六十八年，孟淑範這棵偉然大樹終於出現病象，不得不退休。由於年輕時代在戰地上餐風宿露，潛伏下風濕關節炎，孟淑範必須長期服用止痛藥，導致身體抵抗力減弱，嚴重貧血，加上她賣力校務，不肯因此放鬆工作，身體機能早亮起紅燈。四年後，一場感冒果然引發敗血症，由肺炎轉成肺膿瘍，整個肺部都積滿了膿水，生命一度危在旦夕。半個世紀以來，這棵大樹經雨披霜，護住了無數苗木，然而自身竟頹然不支了。

曾在蔭下安然成長的南女畢業生們，為了回報春風，緊急發起救援，找到一位校友的家長——醫學博士韓良誠，請他不惜任何代價，救活她們的老校長。

韓醫生爲了避免「搶病人」的嫌疑，願意全部免費義務治療。他說老校長可以爲別人女兒而終身不嫁，他這個做家長的也應有回報。

耿直清廉的孟淑範，退休後領終身俸，並沒有什麼積蓄，南女校友們默默湊了十萬餘元送給她，卻被嚴拒了，連她們輪班到醫院陪伴，也被斥責。孟淑範認爲自己生病事小，這些校友們的家庭更需要照顧，怎能因她的病有誤人家「賢妻」之責。她這種說一不二的個性，大家都很了解，拒絕並不表示就是不需要，祇是孟校長永遠把別人列爲第一，把自己擺在最後。

在家是賢妻良母，在社會是傑出女性

她在臥病期間，仍心心念念於學生，曾以「在家是賢妻良母，在社會是傑出女性」贈言，託韓醫生以南女家長會長身份，在畢業典禮上轉達，同學們當場感動落淚。

雖經療養，孟淑範病情已獲控制，卻未再有起色，後經轉到臺北榮總，依然不見康復。她在這種磨人的病痛中，始終不改情性，當她知曉一位校友的先生因病也送來榮總急救，竟每天催人推她前往探望，渾然忘了自己纏綿病榻的苦，及失卻行動力的不便。

目前，竹女校友們有空就會成群來探病，孟淑範一見到她們，話匣就合不上，津津樂道在校時的點滴，祇是她記得數年前的舊事，記得所有學生，就偏記不得近在昨日發生的事，似乎學校才是她的全生命所在，那兒收藏了她一生的記憶。

這群竹女校友每月都會按時寄錢，卻很難應付總開銷。白天負責看護的張女士，當她知情孟淑範的事蹟，直感佩服這份教育大愛，遂以半雇用、半服務的方式，任勞任怨擔起照顧之責。她說自己歲數都上五十了，還這麼超時超量工作，就是受到「校長之愛」的感召。

不過榮總方面，屢次以「床位有限」，要孟淑範出院，或轉到竹東。她在臺北的唯一姪兒、姪媳婦，爲了照顧她，兩夫婦也是五十開外，金錢和體力早已負荷不下，根本不可能再承受臺北、新竹間的奔波。儘管院於頻頻催促，他們還是束手無策，拖一日算一日。院方輔導會曾試圖阻止張女士，要她莫繼續照顧病號，以爲如此一來，病人就會自動離開。

在此一節骨眼，這棵終生植根杏壇的大樹，無疑面臨了她畢生最嚴苛的苦旱，甘霖之不來，或杯水車薪，正一步步將大樹的生機斬斷！但是，儘管她的形體日漸憔悴，甚至凋萎，卻祇有益發顯得她的精神之堅實碩大。孟淑範以一生光陰，在這塊土地上耕耘，散盡了體內的一滴能源，軀幹已頹。可是時經數十載寒暑，她把學生當作子女，視教師爲兒媳婦，生生不息的愛，早使她有了無數化身。

這樣一個繁衍齋集的精神生命，宛若一棵永遠不倒的大樹，向世人展示著豐美的身姿。

附記：

- 一、韓醫師並非是南女校友們聯絡的，而是韓醫師知悉孟校長的困境後，主動打電話與校方聯繫的，在徵得孟校長的姪兒、媳同意後，完全由韓醫師免費義務治療。
- 二、南女的老師們自七十七年七月份起，共有五十多位同仁長期每三個月每人繳交新臺幣壹仟元整，按月匯入孟校長郵局 9780 帳戶。
- 三、孟校長照片由訓導處唐怡春先生提供，爲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廿六日，校長親筆簽名贈與唐先生。